

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目錄

李翱七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楊烈婦傳

祭吏部韓侍郎文

祭福建獨孤中丞文

祭中書韋相公文

祭故東川盧大夫文

祭楊僕射文

祭李賓客文

祭硤州李使君文

祭從祖弟秘書少監文

祭劉巡官文

祭錢巡官文

準制祭伏波神文

祭中天王文代河南鄭尹作

別瀟山神文

湖州別女足娘墓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

李翱七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巒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韓城縣尉歷宣城鞏河南三縣尉其吏河南知捕賊杜黃裳爲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舊產公爲捕賊盍使察之坦對曰凡居官終始廉白祇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蓄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剝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

爲宜故不使察黃裳驚視因使升就堂坐自此日加重及黃裳爲吏部侍郎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爲判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珍爲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嘗言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餘人同啟復請以爲重職坦適在復所問曰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亟遷以爲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爲列耶復告諸將曰盧侍御言是也大將慙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等羞愧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

士五百人入州城人皆恐駭坦遽止之盈珍不敢違復卒
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珍方會客言曰姚大夫書
生豈將材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又能斷
監軍若侵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若從公喪而西必遇姚大
夫吾懼爲所畱以及禍遂潛去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逢
得解及盈珍與姚隙從事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鹽
鐵使請坦爲轉運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
錡所行多不循法坦每爭之詞深切聽者皆爲之懼累求
去不得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

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稜繼以罷去後數年詔追
錡入錡遂扇兵士殺畱後以畱己因發兵取宣州爲其將
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決大政天下
懍懍坦說宰相韋執誼速白立皇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
納其言將以爲殿中侍御史時御史中丞亦以爲請王叔
文使人請坦將以爲員外郎知楊子畱後坦假他詞不受
叔文不悅故事皆不行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爲殿中侍御
史權德輿爲戶部侍郎請爲本司員外郎尋轉庫部兼侍
御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爲

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
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後奉詔品官遂以聞上曰
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遷御史中丞賜紫
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絕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
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
鎮有所獻坦劾奏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曰柳
晟閻濟美所獻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對曰陛下所以
布大信於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舉奏
陛下不可以失大信於天下上曰朕旣受之矣如何坦曰

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爲宰相所寢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旣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爲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貞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追於元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體乎上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遂命停毀仍禁樵採給五戶守淮安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

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爲策詞抵忤
宜輕其責上從之江寧節度使裴垪一作均入爲僕射行香

時將處諫議常侍之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爲證
裴垪怒曰姚南仲何足爲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勅
使耳何不足以爲例也遂爲垪所排改左庶子坦初爲殿
中當杜黃裳爲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
官守道正言日聞而人忌其遷之速數月宰相裴垪白以
爲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宣州
刺史劉闢反逆其壻蘇強坐誅死強兄宏爲晉州從事自

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宏有才行其弟強坐劉闢反誅宏與強相去三千里必不通謀以強廢宏非陛下惜才之志因請宏以爲判官上曰假令蘇強當時不就誅尚宜隨材而任之况在其兄耶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直人賴以生當塗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爲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爲功於是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

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戶部侍郎判度支坦歷更重位以朝廷是非大體爲己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史薛審爲代北水運使時畜馬四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官往驗之未反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坦上陳以爲陛下旣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是之遂追劉泰昕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則厚

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歙度支米收
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腊配之鄜汝州以韓重葉

一作華

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柵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

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城爲河所壞城使周懷義上言
宰相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愿所作城當磧石
得制北狄之要若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
城北倚山去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
遠近利病以圖進上使品官强文彩覆之文彩言與坦合
上召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爲宰相所奪乃出坦爲劍南東

川節度使周懷義數月憂卒燕重旻代其位遂移天德故
城軍士歸怨因殺重旻屠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
合絳藉以爲己助及坦出半載而絳罷坦至東川奏罷兩
稅及山澤鹽井權率之籍夷人歌之錦劍二州有通文成
州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二百人坦
乃奏於衝地置戍鎮之上誅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
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
感恩而無逃者及薨贈禮部尚書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爲賊之

人耶眾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
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
楊氏親爲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
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
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蜚箭集於侃之手傷而
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上不
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
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
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

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至於辨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自古亦稀。獨

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堙滅而不傳故皆敘之將告於史官

祭吏部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距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儷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學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

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遷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
十二兄佐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
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
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
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於中欲別
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胃老聃言壽死而不亡
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謨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
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君喪遣使奠筮
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饗

祭福建獨孤中丞文

維大和元年歲次丁未九月庚申朔二十日己卯朝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故福建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獨孤君侍郎之靈嗚呼昔我與君自少而歡中暫乖阻周荆眇綿宣城越中二府周旋同事於公職以相連子常推後我唱其先叔向汝齊不紉而堅蘭馨以聞乃在掖垣引我代己其謂眞賢共升於朝亦又多年或外或內莫余或捐君齒少我髮鬢都元豐盈角犀氣茂神全當臻上壽福祉昌

延何爲發瘍針藥弗蠲有妻旣喪有子童然喪祭誰主銘
旌有翩嗚呼哀哉唯短與長會歸於死以存悲逝前後皆
爾哭君之哀痛折支指欲抑不能縱之曷已嗚呼哀哉入
君之戶但有裳帷思與君言不見容儀薦肉不食酌酒不
持嗟嗟用晦何亟臻斯嗚呼哀哉尚饗

祭中書韋相公文

嗚呼蘊德在躬必逢其慶利物之至宜乎得政君居翰林
遭國之病建立詔制所頒未定決危疑於一言討篡逆以
從正橫兵以森列述王心而革命伏羣情於頃刻咸屬

目以生敬既名遂而眾安乃登庸而輔聖室因依之他路
收爵賞之全柄升俊良之滯淹摧奸兇之熾盛何褻柔而
中毅護勲賢於視聽惟廷相之雍雍伊近世而疇並將協
德以致理事有初而未竟方陳謀於帝前忽顛仆以終命
雖稟受之有數亦生靈之不幸嗚呼哀哉緬維昔歲陪迹
南宮省已何有辱交於公公賢偶時羽若飛鴻走斥於外
困不能通公相未幾遽歸自東司諫左垣視草禁中汲引
之惠如帆得風飄淪八年顛白成翁幽蟄忽發渙然啟蒙
烈士感知矧惟賤躬間以存歿心悲曷窮莫爵而拜公其

表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東川盧大夫文

前此八年公在宣州翔歸自南下江之流公發辟書使者
來名言重禮至實賓之右內懼不稱又安敢辭仰公之德
自託如歸亦旣在門有言必信翔亦不貳知賢則進公曰
汝言我用無疑每疑賢者患不能知汝正而公與我氣合
有懷必陳無謂弗納公遷侍郎翔赴浙東宦途有阻困不
能通公陳上前出白丞相保明無過炤灼有狀事遂解釋
奏方成官非公之力其退於田公鎮劍州翔亦東掾亟言

於相曷不以薦官罷在家卧病飲貧惟公見念復名爲賓
自修辟牒以復前好承命而行不憚遠道余及陝郊聞公
之喪失聲泣哭若火煎腸公爲大臣一心正直發言動聽
義形在色公出乎外眾論日歸輔相之位實公所宜惟公
之薨骨體道衰天下失望賢人共悲生必有盡自古皆爾
歿而益光孰與公比喪車東去歸祔先址臨路一號永訣
於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僕射文

嗚呼貞元中歲公旣爲郎始獲趨門仰公之光遂假薦言

幽螫用彰德惠之厚歿身敢忘公以直道於南出藩謬管
記室日陪討論舊政多糝如絲之棼與賢共謀穢滌榛燔
監戎戾強陰附包奸潛譖危疑處之若閑并兼百流清濁
中分賓主之義由茲益敦公自登朝及於謝政善接交友
居官恪敬溫然如春柔立不佞坐直屢退進匪由競更歷
中外聲華日盛咸期作相爲國之慶宜而不居斯可云命
知足告休願養於家子爲侍郎光耀芬葩亦列卿曹秩祿
且多孫童滿前園治經過門吏盈朝宴賞有加宜哉萬壽
吉慶靡他棄此弗顧哀哉奈何嗚呼哀哉身誰不貴有後

斯榮惟公之嗣實大家聲公爲弗亡顯顯其名嗚呼哀哉
卜筮叶期返宅於榮翺復守郡居不敢寧追懷恩舊躬在
郊垞承教絕績刻揚德馨縞服前導盡哀墓庭尚或鑒此
公乎有靈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賓客文

嗚呼天地粹氣降爲哲人忠播大惠濟於生民命與時違
有此不伸責安所歸乃在鬼神嗚呼哀哉兄初有疾隸人
來告走駟往視連呼不覺痛攪我腸誰其能療嫂姪旣至
患亦微痊我時屢往笑語依然實希返初以及高年謫官

分曹拜恩遄發負罪卽路不遑去別意謂全德功當及人
尚祈會面復接歡忻如何一乖死生驟分嗚呼哀哉豈虞
濬之遂臻於茲舍我而去將安取規惟後與先能校幾時
短耶長耶終永同歸死爲盡乎將有所之惟盡惟有兄其
已知嗚呼哀哉兄之旣疾告於妻子自古神聖莫不皆爾
名垂不滅能光萬祀生平交故歿後誰是吾友在東可以
託死且吾所有往謂編紀吾名庶存乃賢在史臨絕又告
丁寧心耳所錄旣到酸慘啟書披尋未窮漫漶盈裾生雖
相好歿更有餘敢辭厚命但惡空虛著兄之德刻石幽墟

傳乎萬祀用顯名譽嗚呼哀哉兄喪東來我拘郡事
閑四字
棺不得視形存心遊盪魄傷氣一杯寫情四望歎歎嗚呼
哀哉尚饗

祭硤州李使君文

嗚呼材不如君富貴者眾身喪遠郡不逢世用如君之年
存者則多而遽謝歿傷哉奈何官不展心壽不及老妻少
子稚棄去何早我知子能一十八年力竟不及於茲已焉
臨君之喪灑酒以訣刻石在壙名傳詎滅下從先人萬古
之藏要歸於盡安問短長嗚呼哀哉尚饗

祭從祖弟秘書少監文

秘書少監十弟諒之之靈惟君文行修潔夙負嘉名累升
科第士友歡接遂登諫省蔚以直聞周歷南宮連刺三郡
得風告罷入貳秘書致政於家息心養疾沈恙頓已日望
其除告言不聞凶訃遄至嗚呼哀哉年未五十有男早亡
少妻主喪有息非嗣報施之道冥茫孰知嗚呼哀哉吾貴
刺遠州道里遐濶病不得見喪不得臨痛悼摧傷悽貫心
骨有酒在醞有肉在盤魂兮其來歆此單薄灑淚遣祭哀
而不文孰期諒之去矣長別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巡官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景辰朔十五日庚午觀察判
官攝監察御史李翱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劉君
之靈我等與君同列賓筵共食偕行歲辰再遷公事多暇
嬉遊百般柳垂於塘荷秀於川或泛在水或登在山飲酒
終夜觴觥往還笑言無虐咸盡其歡君實強盛時惟壯年
宜哉壽考福祿來臻奈何遭疾鍼藥弗痊日冀返初憂危
遽傳長路未極琴書忽捐嗚呼哀哉堂有老母室有少妻
幼男稚女或童或孩發聲怨切弔者酸悽祔葬舊域隨喪

以歸已矣劉君自古如斯有肉一豆有酒一卮我來一別
去去長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錢巡官文

嗚呼某維錢君絜行而文上第有司藉藉京秦退居於湖
遭病且貧乃耀雄詞單使來臻中丞覽之嗟嘆盈辰遂馳
官牒請列賓筵翩然而至灼灼有聞實司表奏章句出羣
有時過我蘊積皆申無言不契有與必陳每日仰公心知
古人古人孰知幸聯爲賓與我相接三十餘旬不見有過
潛然日新余有行

闕二
字

鄭之間書札日來道遠情親丁寧

戒我已事亟還方將執手復展歡欣如何中道哀訃忽聞
驚呼失聲迸淚流巾豈其相逢丹旆載翩少妻慟哭聽者
酸辛漫漫者天曲直誰賢梁冀張讓富貴在身童烏項橐
天枉其年王鳳何得賈誼何愆將貴賤前定或短長偶然
其誰司之施與何偏天不肯告使人惑焉臨喪寫哀備在
斯言萬事皆已一觴在前死矣奈何悲哉錢君

準制祭伏波神文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幼有壯節騰身出仕定冊歸漢
謨俞帝旨筭無失畫功伐可紀破斬徵側實平交趾來往

蠻谿未卒而死小人赤口曷本於理薏苡南還明珠譖起
乃收侯印爵不及子遺德不忘愛畱社里築廟以祭人畏
其鬼久而若新千歲不毀詰詰蚩蚩易白成緇孔子義失
勲華不慈曾氏殺人母投於機居竊厥嫂陳平不疑申生
寘董晉有驪姬無極巧舌伍奢族夷孟子傷讒萋兮作詩
公失其所梁松實爲何獨將軍自昔如斯故士有歷萬代
而不滅者常被訕於當時苟窺心而不忤雖棄置其奚悲
赫赫聖帝嘉賢命詞酒斝旣設神乎降思尚饗

祭中天王文代河南鄭尹作

自春亢陽將害嘉穀是以齋心命使用祈於王惟神降歆
明應如答陰雲周布膏澤四施早苗復生宿麥重秀臣人
歡悅草木鮮榮惟王之功拯祐於下某忝尹京邑慮迫羣
心實荷王化道以嘉祉方當月禁不殺牛羊謝王嘉錫曷
敢稽留且薦中素非陳豆羞請俟踰月乃列牲牢

別灞山神文

維長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郎守尚書禮部郎中上
輕車都尉李翱謹遣舒州攝要籍司衙前軍虞候吳潭以
清酒鹿脯告辭於灞山大神之靈翱自去歲來臨此邦遭

罹炎旱淮左畢同鄰郡逃亡十家六空惟此舒人安業於
農我政無能違此歲凶災同報異乃神之聰事幸無敗譽
斯有融遂忝帝命復官南宮皆神所祐我亦何功將赴京
邑路沿大江遣使來辭神鑒予衷

湖州別女足娘墓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十二月癸亥朔十九日辛巳父舒
州刺史翱以酒果之奠敬別於第七女足娘子之靈吾以
前月二十八日蒙恩改授舒州刺史以明日將領汝母等
水路赴州故以酒果來與汝別嗚呼我爲汝父汝則吾女

王命有期不得安處延陵喪子葬不歸吳考之於禮其合
矣夫汝之形骨託終此土汝之精神冥漠不覩上及於天
下及於泉鬼神有知汝骨安全永永終古無有後艱我來
訣別涕淚連連嗚呼尚饗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一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王起一

東郊迎春賦

元日觀上公獻壽賦

振木鐸賦

取榆火賦

鑽燧改火賦

蟄蟲始振賦

開冰賦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四十一

目錄

一

冰泮曲池賦

北郊迎冬賦

律呂相生賦

律呂相召賦

葭灰應律賦

鍊石補天賦

鄒子吹律賦

懸土炭賦

寅月罽龜賦

秋潭賦

披霧見青天賦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書同文賦

關四門賦

下車泣罪人賦

木從繩賦

南蠻北狄同日朝見賦

諫鼓賦

履霜堅冰至賦

弋不射宿賦

被褐懷玉賦

燕王市駿骨賦

擲地金聲賦

重寸陰於尺璧賦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一

王起

起字舉之宰相播弟貞元十四年進士登制策直言極諫
科元和時累官吏部侍郎文宗朝拜兵部尚書遷太子少
師武宗會昌四年拜左僕射封魏郡公擢山南西道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中元年檢校司空卒年八十八
贈太尉諡曰文懿

東郊迎春賦

以立春之日備
禮東郊爲韻

我皇則銅渾而有倫應木德之惟新展東郊之盛禮出左

个而迎春所以先庚有秩舊典攸遵將欽承上帝而敬授
於下人者也於是法駕鏗鏘嚴城翕習見太史之先謁知
勾芒之已及都人士女候彩仗以駿奔文物聲明擁彩華
而鱗集莫不聽玉漏而雷動赴靈壇而嶽立於是闢重門
遵九達服蒼玉載青旗草木之萌必因茲而動矣原野之
蟄亦自此而啟之展聖容之穆穆引天步之遲遲有翼有
嚴不徐不疾百辟陪乘千官扈蹕遵皇衢而却轉度青門
而迴出八鑾振響隨解凍之和風五輅騰輝映麗天之遲
日東郊之中肅穆會同俎豆莘莘而駭目衣冠楚楚而鞠

躬祥雲爲之郁靄佳氣爲之蔥蘢青帝克禋必來顧而來
享元穹廣覆何自西而自東當是時也四遐縱觀五福來
備瞻聖皇之迴輪知太昊之整轡登臺者漸樂擊壤者咸
遂莫不荷煦嫗於陰陽感溫仁於天地夫然則跂行可以
不夭根著可以漸苞異逆暑之吹幽空聞乎德肅於火殊
迎寒於旁磔何足以禮行於郊則知和氣熙熙盛容濟濟
必蒼龍之整駕當青鳥之司啟握金鏡而明王道調玉燭
而昭國體莫不在迎春之盛禮

元日觀上公獻壽賦

以題爲韻

歲移木德春變銅渾觀上公之獻壽表南面之居尊贊以
至誠俾天長而地久陳乎盛禮亦星列而雷奔所以上增
景物所以下答湛恩豈徒閱夫濟濟而炫彼元元時也百
辟無譁九賓有秩玉帛林會簪裾櫛比聲明叶於載陽天
文宜於初吉於是紫殿畫皇輿出仰之如天就之如日獻
大君之壽善頌善禱覲元老之儀匪徐匪疾皤皤元老首
出朝端仰紫宸而展敬回黃閣而卽安振冠劍之翼翼曳
環珮之珊珊旣進退而有度亦容止而可觀將奉一人之
壽而爲萬國之歡遠映珠旒旁臨霜仗赫赫在下明明在

上奉觴而進持盈有俯僂之容祝壽而旋慶賜被鴻恩之
暢應千年而莫厚宅百揆而誰讓祥光郁靄佳氣蔥蘢時
剡剡以起履每兢兢而鞠躬拱北辰之尊不異乎台居列
宿獻南山之壽更聞其嶽視三公既而天顏迴眷堯酒畢
獻乾坤永固上下無怨禮循牆而已退福如茨而咸勸則
山呼萬歲徒稱漢日之祥天錫九齡詎比周年之願諒羲
軒之道隆實伊容之德建宜乎景祿克受賡歌不朽如岡
如陵可大可久亦何待華封之祝然後增堯之壽

振木鐸賦

以孟春之月道
人徇路爲韻

國家敷文教布時令爰振鐸於九衢將採詩於萬姓上立其典將興詠之必聞下聽其音知從諫而則聖事且彰於歲首禮無虧於春孟所以夏訓是崇周官克敬亦旣戒止居然可珍赫赫奕奕爛爛燐燐以金爲鈴且嘗巧於懿匠剡木爲舌將託音於下人及夫拂拭光生提攜彩發順一人之施令採四海之箴闕鑢鑢於遐邇之路杳若和鑿煌煌於前後之車爛如明月於以闡幽於以冥搜知政教之茲始表申嚴之所由動素手而知音愈出注清耳而其義可求色耀皇衢映遲遲而日麗聲搖紫陌隨獵獵而風道

昭彰有儀掌握成韻因木德之將盛懷金聲而載振或聆之而胥悅或抑之而旅進豈比夫鼓有節而斯通雷發聲而先徇可以展六義可以陳四詩在道途而無壅致朝廷之允釐驚百衆以泠泠昭其聲也沃九重於翼翼失則革之鐸之爲義也深鐸之爲用也固虛其中而不屈圓其外而合度可以揚天之聲可以遵王之路令出不返知道人之是司道之將行幸夫子之可喻故其鎔鑄式珍錯磨永新舊典斯考英聲克振既有符於元化斯永保夫青春

取榆火賦

以方春改火用
榆鑽燧爲韻

國家布和令稽舊章候葭灰之所應取榆火之有常鑽之
彌堅初若切磋之響動而愈出俄生煒煜之光火則循利
人惟嚮方豈徒宣明於四海固將貽範於百王時也遲遲
日昇習習風至太族中律勾芒整轡擇木之宜順天之利
歷歷初種常散莢而如錢煌煌是求必鑽木而成燧曲直
有倫尋尺爲珍啟炎上之氣當發生之辰佐暄妍於獻歲
助煦嫗於陽春比皇明之燭幽旣自邇而及遠叶時令而
委照爰舍舊而謀新始青林兮見採終洪鑪兮有待鬱攸
之氣方騰枯槁之容不改其執熱也殊金燧之感其攻堅

也非水石之鑽佩之或雜於刀礪用之以代其槐檀運手而綠烟乍起屬目而朱燄可觀餘燼收之而有耀死灰然之而孰難束縕是繁抱焦衆夥何鎔鑄而不賴何燔炙而不可紅星忽迸不異乎種天之星朱火既飛詎同夫敲石之火則知調其玉燭取彼白榆誠國之美利亦君之遠圖始韜光而無朕卒既燥而有孚所以微成於著有生於無豈徒嚴凝之鄉樹於北塞晚晚之景失於東隅宜乎大化不爽餘光必共莫不愛一人之火化爲百姓之日用

鑽燧改火賦

以順茲四時取彼衆木爲韻

乾坤設兮其儀有二寒暑運兮其序有四聖人則天而順
氣故改火而鑽燧大矣其功博哉其利智以濟物時以作
事萬人由是資生六府以之咸遂爾其始也命工徒案林
麓選槐檀之樹榆柳之木斬而取也期克順於陰陽鑽而
改之序不愆於寒燠既類夫求美玉而琢山石又似乎采
明珠而剖蚌腹爾其鑽也勢若旋風聲如驟雨星彩晨出
螢光夜聚赫戲鬱攸赧熾振怒青烟生而陽氣作丹燄發
而炎精吐影旁射而曜威氣上騰而作苦冠五行以斯用
審四時而是取司方守赤以備乎南北東西利物濟人用

配乎金木水土則知火之爲德候而爲期火之爲用無以
尚茲輝赫赫而不滅性烈烈而自馳其猛也物則望而畏
矣其炎也人則寒而附之豈不以陽氣所稟厚生所資用
於燧人之氏職於火正之司及乎日月其逝春秋相推取
舍有常必假於人力新舊迭用無乖於天時惟火之用其
則有順其初也鑽一木而挺英其大也燒萬物而爲燼豈
止夫田單克燕孟明伐晉或焚舟而濟河或蒸牛而破陣
而已哉今我國家七德聿修九牧入貢若以之鑠金爲鼎
可以備物致用若以之鑄金爲器可以安人和衆然則鑽

燧之始既已如彼利用之美又亦如是濟乎今古達乎遐
邇猗歟火之不可闕也如此

蟄蟲始振賦

以和氣初發幽
蟄潛故爲韻

蟄以寒閉春以陽和閉者得時而後振和者煦物而無頗
萬穴之中或羽毛而櫛比積塊之下或鱗甲而駢羅或蠢
蠢以潛發應熙熙之屢過則知出處有時變通爲貴煦嫗
斯感嚴凝罔畏跂行喙息負日月之融光蠕動蠖飛得天
地之仁氣爾其形分土石色動邱墟潛乎野處達彼巖居
歷窮陰而茲久當獻歲之厥初思麗景之鳴躍念和氣以

吹噓順於時比應雷之雉感於候同上冰之魚况夫勾芒
整轡太簇紀月蒸以網緼斂其感發或振羽而不倦或動
股而不歇細則肸蠃以凌空巨則連蜷而抉窟處否藏周
逢時出幽順地之理承天之休將昭蕪而忽變豈枯槁而
爲儔想像山川依稀原隰氣且布於感動力無違於燥濕
秘邃泥蟠依稀土蟄青雲之表期蜿蜿以龍升繡戶之前
佇翩翩而燕入則知離於淹滯託彼沈潛苟存身而有待
必坯戶而是瞻豈惟月令舊章紀之而無數時訓前典徵
之而不厭客有窮屈伸之理得行藏之體固無恨於陸沈

將必俟於天啟

開冰賦

國家順仲春之律開藏冰之室將以均寒暑分老疾北風
始壯且納而必周西陸有期因用而斯出是時木德司辰
條風報春物惟求舊令乃謀新有頒冰之職有伐冰之臣
安得深藏於重壤自當登御於一人有司奉明詔薦清廟
啟其室觀其徽連鍾既下不作冲冲之聲厚土忽開已發
峩峩之照獻羔之禮既宣祭韭之義克全將使陰不伏陽
不愆詎有東風之解莫移北陸之堅皎潔兮玉壺乍奪清

瑩兮金鏡爭鮮鑿乎其中雖臨深而履薄積於其外終岳
峙而峯連此與人之所納縣人之所傳乃被以桃弧升於
蘭殿凌陰去而寒盡御座來而春變其爲利也溥其爲用
也徧羣寮是錫足以表鴻恩百祀方修足以成嘉薦向若
藏之不以宜啟之不以時自然光而不耀貞以自持同土
石而棄矣何賓祭而用之德旣自此宣政亦自此審禦霜
電以清沴調風雨而成稔開五色之瑞福應方來叶七月
之章頌聲曷寢豈惟求履霜之堅思積水之凜冰之開也
在於人冰之用也進於君昔享司寒雖蒙於幽閉今將清

暑終見於區分儻不遺於茲日期不掩於前聞

冰泮曲池賦

以春日風暖
之候爲韻

元英變律青陽報春伊曲沼之方煥始泮冰於斯辰北陸
初凝昔峩峩而色閉東風忽解驚片片之光新所以將延
軒騎稍媚咸秦散亂瓊岸離披玉津開碧潭之漾漾如白
石之磷磷豈必積窮谷而與競塞長河而見倫則知煦嫗
有待互寒無必將辭烈烈之風漸映遲遲之日或竹破而
瓦裂或鏡華而玉質帶宿草而猶霑添新泉而更溢小大
惟錯方圓不一臨深之戒稍窺履薄之危漸失蠶之績也

必見其淪胥鯉或感焉匪勞於剖出瓘錯騰外淋漓積中
隨波響激遵渚光融下魚竿而不隔泛仙舟而已通渙渙
初流自同夫溱水冲冲罔鑿奚取於幽風是知冰在池而
合散池與冰而虛滿腹堅難俟於星迴磔裂必因乎風暖
皎潔不私清明在茲殊玉壺而觀止異凌臺而藏之鼠無
得而潛伏狐由是而決疑和而不同始堅然而固節積而
能散終渙爾以隨時客有覽名都之秀盼迴塘之溜知迷
津而可通在解凍之斯候

北郊迎冬賦

以題
爲韻

我皇審緹幕候元英法天之序立人之程律變於冬必順
時而冬命水盛於北亦隨方而北迎所以修舊典闡鴻名
受太史之先謁率羣辟而躬營况肅殺以北陸將昭宣乎
上京於時時和歲豐勞農息力結冰於坎改火於國天欣
玉燭之太和人受銅渾之罔忒由是文物成聲明飾皇皇
濟濟鏘鏘翼翼向仙蹕之駐方引旆於司南望曉星之殘
尚建杓於禮北及夫禁城啟寒漏極分天仗而雲布遵皇
衢而繩直嚴飈絕元輅之響愛日動鐵驪之色一人由之
而展容萬姓於焉而仰德旣而臻靈壇薦嘉餚奠之以玉

縮之以茅雖布政於元堂以居乎左个而司晨者黑帝必祭於北郊蓋示敬於端冕非取樂於懸匏及夫整宸儀迴天步考時訓而咸若稽月令而畢賦導嚴凝之氣無奪其倫應廣莫之風不愆於度則知北郊之爲禮所以佐天而成功亦以感神而叶中故宜百神胥饗萬寓朝宗豈止運行而成歲閉蟄而爲冬

律呂相生賦

以乎欲聞六律五聲爲韻

律呂以迭而相成陰陽以獨而不生總二氣而取則俾萬物而立程可以揣亭毒之理可以順天地之情其繫時也

必誠必信其吹萬也無臭無聲原夫制自伶倫迹於嶰谷
始叶音於靈鳳終制器於截竹其名可紀則一暑而一寒
其數可陳則陰六而陽六所以均我節物而周乎倚伏借
如黃鍾建子以爲本林鍾建未以爲君動夷則而葉墜應
姑洗而草薰霜雪因之以罔忒禽獸候之而必聞雖覆載
之莫窮而飛灰可揣謂陰陽之不測而寸管斯分故王者
歷象爲務職司是勗奉之以布令法之以成俗肅殺初佐
於金風絀縵竟調於玉燭動植無擾含靈斯足莫不因律
呂之相生濟仁壽之大欲既而同其法度節其疾徐既環

周之無極亦鱗次而用諸故能欽月令之不爽布歲和之
有餘八風既從兮惠化爰被十旬不散兮休徵可書伊上
瑞之臨汝實疇人之起予則律不作無以叶五音之術呂
不助無以成萬物之實洞於精微生於陰隲在孕育以咸
暢處金石而無失則吹於寒谷不惟鄒子之方叶於樂府
奚獨延年之律我皇欽若時令克諧宮羽來遠人而風雲
表祥張大樂而鳥獸率舞是知順相生之義而德冠乎三

五

律呂相召賦

以聲氣相叶如
響之應爲韻

昔者聖人稽天地之本達造化之方將以律而召呂明自陰而應陽清濁所資叶贊之功共有煦吹無滯輔成之理更相所謂以氣而導聲以聲而宣氣用諧和而感通上下假訢合而生成品彙窮神於短長之象動必相須會數於九六之爻用而不既當其二儀方闢萬化攸初以解谷厚均之美審葭灰聚散之餘氣類潛通若琴瑟之心相感雄雌既辨比鳳凰之德皆如亦由顧影而形分命宮而商應合君臣際會之理得夫婦剛柔之稱精誠所致雲龍之感召必同終始相明日月之循環可證若八風順序六氣和

平等四時之代運符五位之相生定寒暑之功必能成歲
審疾徐之度亦足和聲故得天理不姦物情和愜草木以
之而暢遂乾坤於焉而交接兵家之否臧未兆懸以先知
樂府之聲音所諧動能允叶今也初陽應候萬物思時念
惠風之將入顧寒谷而奚疑必使法軒轅之明方今可也
如或繼伶倫之妙何代無之於是放志希夷凝心惚恍酌
動靜之理於開闔達感應之情於影響今所以賦律呂之
事莫不欲使百王而共仰

葭灰應律賦

以四時運行應
候不差爲韻

葭灰陽物銅管陰類陽物以健動爲宜陰類以虛受爲器
一則本乎天一則通乎地因時出矣本乎天者親上乘氣
洩焉通乎地者啟悶感兩儀以成道應六管而爲事明夫
律通則氣來灰動則時至知晝夜之迭代表子午之更位
辨方辨卦乃立節而爲八定至定分故均氣以爲四於是
聖人設矣君子用之於以則地氣於以奉天時仲夏將臨
則蕤賓設候孟秋旣屆乃夷則應期大呂具實而冬窮於
丑太簇已散而春蠢於寅可謂自微形著有條不紊明天
道之大備則帝道之廣運且夫範金以爲律當其空有律

之明燔葭以爲灰當其動用灰之輕律之空其或吐或納
灰之輕則有虛有盈由是識坤德之順靜探乾德之遊行
其入也柔順其出也剛勝或處陽而陰生或在陰而陽孕
見律中而灰動知地感而天應如此神可以窮數可以究
事可得而待時可得而候是以聖人執茲一柄形被九有
時寒暑之往來辨昏明之妍不夫物之妙用則感於無爲
物或不爽則應用無差彼葭灰之造微與天地而宜契我
皇敬授不忒故能燮理無虧

鍊石補天賦

以鍊彼堅貞將
補其闕爲韻

天何言哉有闕則補持五石而是用彼四時而能取成乎
圓象故資可轉之功定彼乾儀蓋俟至堅之主所以裨覆
燾仰周普磨礪入鍛成功豈濫於宋人緝綴爲勞至德何
慚於山甫乾道甚明配彼清貞類鼓鑄而可致冀穹元而
是營石不能言默助無爲之化天將假手潛因妙用而成
則知媧氏之爲功也體物情立取法志生眇悠遠而求則
象規圓而作程小大寧遺俾隨形以溥博差峩不墜皆投
質於輕清若乃元造呈材神功效技他山以綴象帝自邇
卿雲初觸當碧落以麗乎銀漢同流激清霄而即彼天象

又元石質既堅究勤勞而日月逝矣成廣大而星辰繫焉
暖積素之烟尚疑苔點降如絲之雨終若溜穿觀夫圓則
九重功惟百鍊眷無親而克敬當有道而可見言柔與剛
崇高是將運有徒於晝夜比爲炭於陰陽織女停梭受支
機於河漢荆人抱璞嗟韞玉於穹蒼補之伊何以當其闕
照悠悠於峻極驅鑿鑿於超忽想夫取鍛之日排剛之時
齟齬不安或表艱難之步清明於外猶生錯落之姿正圓
虛之廣矣下長風而淒其是知補上天於鍊石蓋虛實之
相資焉

鄒子吹律賦

以吹律洞微寒
谷生黍爲韻

鄒子處寒谷之陞審至音之宜能噓吸而律應使嚴凝而
氣移驗乎卜居殊緹幕之攸設稽乎假器匪葭灰之所吹
當其地映嶽崙山連鬱律夏皚皚而多凍晝蒼蒼而少日
草木絕其滋榮飛走悲其慘慄雖彈絃於帝舜孰致其和
雖扣角於師文必慙其術由是鼓其用濟於衆將鈞深以
致遠在識密而鑿洞響發於寒威氣感於春暉何續斷而
臻極乃洪纖而入微颺颺其和土囊之風乍出淒淒積變
夾鐘之律方歸逸韻未殫發越林巒始驚蟄於煦嫗俄解

凍於淒寒誰謂暖風蚤來節奏於絳脣之末誰謂溫風潛
扇抑揚於玉指之端於以闡溫燠於以發亭育鄙元鶴之
舞庭類雕虎之嘯谷清泠散徙岡聯嶺屬疇人慙其術窮
田父欣其野沃則千旬不散之瑞其事未榮南薰不競之
占其理未精孰若探至蹟究幽情化烈烈之瘠土成蕤蕤
之嘉生豈比夫廟列零陵徒聞白瑄之麗竹收嶰谷空爲
丹穴之鳴別有翻飛之侶暄妍是處固將嚶嚶以出谷豈
獨離離而生黍

懸土炭賦

以寒暑相參輕
重可驗爲韻

國家順天之情作人之程乃懸乎土炭有象夫權衡惟土也叶陰氣之動惟炭也應陽氣而生故將法之而令出瞻之而教成乃左乃右一重一輕苟二物之不爽知四序之攸平有司修厥官承厥緒繩木有準鈞錙獲所香炭於是而善繫累土由之而畢舉分乎多少則無黨無偏候以高卑知一寒一暑若乃芳歲闌嚴更殘黃鐘中律黑帝司宮昂中見而昭晰日北至而返寒於是岌岌斜指亭亭上干土則從輕知衆陰之將謝炭惟持重知一陽之已攢暨夫春令變木夏德司火鹿解角而氣新君登臺而物夥二氣

交而猶昧六律推而末可然後懸法示人表微在我觀夫
炭則高而漸危窺夫土則垂之如墮彼銅渾兮自慚空鎔
鑄以相參彼金壺兮可厭從晝夜而爲驗孰若土炭之有
常爲邦國之舊章恆不飾而不美無玉振與金相影每分
於高下色且對乎元黃不假飛灰自符於律呂何必測影
而知夫短長向若鴻鑪長熬厚地斯藏安足以調夫四氣
而傳之百王於赫大君穆然端拱懸之而無冬無夏法之
而是遵是奉信不謬於陰陽詎可欺其輕重

寅月覺龜賦

以擇茲上春虔
俟明火爲韻

國家謹時以授人敬卜以事神每殺牲以獻歲用鬯龜於孟春法於天不失建寅之正位塗以血而皆祀骨之至珍是算是奉必躬必親周官之規不爽呂氏之令維新時也斗柄潛移葭灰稍暢箬氏之占有待龜人之職無曠由是發巾筭之下於廟堂之上乾乾兮捧九江之殊形翼翼兮出十朋之異狀然後剗牲來思流血注茲映乎顏則渥丹初啟運乎手則研朱乍施所以布幽泉之物於枯槁之姿必勾芒之用事俾僂句之不欺負圖之處既占獻兆之求必果迫而察也異太史之定墨遠而望焉謂卜師之揚火

物以好生爲德我則鑽而堅物以受污爲累我方告其虔
不潛寧同於居蔡見珍皆得於巢蓮閱山澤之形紛其維
錯染青黑之緣赫以相鮮木德式臨官占有俟幽贊先知
之道啟迪從長之美豈比夫楚軍鼙鼓虐執蹶由齊國鯨
鐘仁稱孟子且車甲之釁也所以交於神明孰若考元吉
謀永貞候青陽之辰是儀是準設朱殷之色必信必誠用
能稽大疑決碩畫罔櫝中而致毀咸著下以慎擇旣釁之
而有徵願保之而無斃

秋潭賦

以秋氣清爽資
彼澄徹爲韻

沔彼積水凜乎高秋秋應律兮則勁水爲潭兮至幽當草
木之不芳獨開翠色因天地之始肅更變寒流匪騷人之
詠歎實知者之娛遊邇其畜齋淪之色得蕭瑟之氣就其
淺則疊疊共清臨其深則兢兢是畏居下流之可保信上
賞之爲貴寂爾不動湛然恆平正衣冠而必審燭毫髮而
必呈性則納汙能積小以成大時方收潦故沿濁而更清
鷗浪不振鷺濤不驚同至人之虛受比君子之持盈懿其
歇昏霾羅物象峯巒之所攢列雲烟之所來往媚潛蚪之
幽姿疏遊人之煩想不汪汪於千頃自泠泠於百丈寫星

火兮初流涵珪月兮始上湛清華於古木於以交輝澄鮮
彩於層空於焉競爽虛明莫映皎鏡無私處不爭而成德
體自然以爲資金風乍搖似易水蕭蕭之日木葉方落如
洞庭嫋嫋之時映沈寥之遠天動悠揚之短晷與碧落而
相合將清光兮乍起淨如練兮可名清濯纓兮增美儻朝
於海知引往而納來如挈其瓶可注茲而挹彼安彼皎潔
利物含宏溢金隄之晶晶窺銀礫而澄澄飛螢乍臨疑列
宿之在漠纖鱗或躍若迎春而上冰豈清淮之可翫何靈
溪之是矜則知沸潭無涌聞之於栗烈寒潭見底稱之於

洞澈孰若積元流當素節金鏡同朗冰壺共潔旣妍媸而
照臨幸清通之區別

披霧見青天賦

以瑩然可仰無
不清心爲韻

鬱彼宿霧蔽乎遠天霧掩靄以氣徹天清冷而色鮮仰之
彌高五里始分其杳爾積而能散三光忽映其粲然昔人
引之以喻見賢竒姿允叶美質相宣豈徒卷冥冥之淨綠
覲昭昭於上元始則雜氛昏掩高朗霏微有色散漫無象
文豹去之而退藏騰蛇游之而來徃將欲縱遙睇滌煩想
則蒼蒼大圓之色願豁其清明英英上德之容亦如其瞻

仰及夫收地表歇天衢啟晨光之有耀闢麗景而多娛於
是碧落如邇青冥若無既仰之而不及將覲止而豈殊且
欲蓋而彰人與天而合契不言而信天與貌而相符則知
賢爲衆夥人不知兮蔽之孰可天實悠久霧不披兮覲之
則不故將通顯於幽情配美於高明空蒙既同於席卷寥
廓乃喻於冰清惟人也玉立斯映惟天也管窺莫競既遐
邇之無氛自心神而可瑩狀烟消於冪冪始露澄潭凝塵
洗之濛濛自開朗鏡所以彰風采之異見光儀之盛異哉
一言之美萬祀攸欽陋決雲而觀劍小披沙而見金有美

人兮青陽是仰藻鏡斯臨自然比天於霄漢卷霧於沈陰
亦何必觀樂廣之容始欽重器信衛瓘之說方獲明心者
哉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以海日生
殘夜爲韻

山惟隱天海則孕日日將升而轉麗山望遠而無失青崖
直上覺亭亭而漸高碧浪遙分覩杲杲之初出將以測晷
度窮節汨豈能獨媚東南之隅空呈畏愛之質而已哉當
其陰兔傾晨雞鳴捫葛藟陟崢嶸挺身於重巘肆目於八
紘天地廓烟雲清赫彼巨浸吐茲炎精映瞳矐而有竟燭

浩淼而方呈彩射空中謂陰火乍出色浮波上疑萍實初
生皦爾下土煥乎上征觸高濤而暫滅泛輕浪而還明曙
色漸分晨光未改濛汜拂浪扶桑浴彩將黃道以麗天必
青方而浮海豈韜映之爲美實照臨而有待是知望自遠
乎日域登莫峻乎天壇彼以離而取象此以艮而居安考
之則陰陽有度察之則溟漲無端况乎銀漢落金波殘將
東方而自出俾下土而式觀三足翱翔若刷乎渤澥重輪
輝煥如歷乎波瀾映嶠夷而未定拂若木而將干紅彩下
沈照波中之鱗甲朱光上溢射雲表之峯巒誠變化之相

詭諒始終之莫殫洎夫出溟渤照戎夏昇九天辭午夜羲
和整轡而直上葵藿傾心而皆借亦何必登日觀之峯而
後望神明之舍

書同文賦

以王化大同書
文混一爲韻

巍巍乎我皇之宅也寰海無氛書契同文宣於小學成彼
大勳六藝殊途考爲篆之古史萬邦同德知結繩之聖君
於時四方有謚九區如一二教翼宣儒風洋溢或簡牒而
異制或草隸而殊質莫不採摭其文錯綜其術由是日月
所燭舟車所通布八體而咸若合六書而大同垂露成規

既由近而及遠崩雲殊象亦自西而徂東流離翰墨之場
輝映詩書之間或蟲形而惟錯或鳥跡以相混三墳八索
何患乎闕疑二首六身或因而知遠况其名臣染翰行子
寓書昌言非同而不達遙思非同而不據敷奏或非自無
驚於問馬遐邇不壅固有樂於烹魚爲學則乎執藝無詐
文加點而何有書盡言而是藉或筆或削決百事之紛拏
如絲如綸宣一人之教化則知同文之義大道惟昌合我
人則覃於鬼方匪求規於率土將作範於後王巧者莫能
革其故暴者無能易其常則帝義龍圖寧務其八卦史籀

蟲篆徒列於三蒼故宜飛聲後代布德無外銘鐘鼎而勒
休施竹帛而圖大逸少之能攸著伯英之妙咸賴信乎觀
彼人文而樂我平泰

關四門賦

以來達人致
多士爲韻

王者居上國來遠人關四門而不壅俾八方而是遵朝聘
會同自達於遐邇華夷蠻貊不間於君臣所以表王道之
蕩蕩彰皇化之淳淳我皇關四門也廣天視廓天意總寰
海而有截端冕旒而無事猶懼遺淹滯拔秀異或元纁而
旁採或弓旌而遠致觀乎天步有四達之清夷仰彼帝闈

無九重之奧秘所以遠方知歸羣才不匱彼前代之有四
門也或化未洽志未恢水陸之珍是湊邱園之士莫來雖
大道甚夷不異乎遐阻雖高門有闕而同夫不開今我后
則不然下土順而風趨王化行而草偃闔闔所湊表聖心
之禮賢巖藪皆空知帝德之柔遠士嚮方而集才應時而
多鴻鸞接翼而畢萃驥驟齊足而咸過莫不趨斯門之呀
豁知我化之休和休和之始聖皇之祉致穆穆於四門獲
濟濟之多士關鍵不用無老氏善閉之功車書大同叶王
者無外之美至矣哉舜德巍巍復存乎聖理

下車泣罪人賦

以萬方之過在予一人爲韻

人惟有罪罪實在予將恤刑於荷校遂責已而駐車顧法令之未平滋彰甚矣儼冕旒而興念涕泣漣如始也備羽衛而行因巡狩而出遇茲拘繫將伏斧鑕王乃止翠華駐清蹕恐法吏之苛暴嗟刑網之峻密稽鳳輦而惻隱再三愍褫帶而幽囚非一於是降玉輅下朱輪議獄緩死拖黻垂紳出轅箱而欵歔交睫顧桎梏而沈瀾滿巾雖囹圄之中自懼有國之典恐羅網之內時陷無辜之人於戲法議難逃過亦有在致狴牢未空之事乃教化不明之罪初猶

掩抑見天顏之慘悽漸覺滂沱濕袞衣之文采承顏熠熠
滿眼浪浪情將同於肆眚義有軼於納隍是以顧盼悲泣
徘徊感傷布聖旨於方輿之間必先一物推睿情於圜扉
之下以及四方故得法制備修獄訟無怨由衷而感於黎
庶自己而勗於億萬涕洟猶在宥物之義已彰縲紲未收
率土之人知勸行道而道斯遠矣愛人而人亦懷之何天
網之自入使皇情以興悲蓋假其人爲邦家之本因其事
爲慈惠之資不然何一降車而開二十世之業一灑淚而
成四百年之基然後刑法永清威懷遠播是知夏后之得

天下也能恤人而引過

木從繩賦

以聖君順諫如
木從繩爲韻

惟山有木惟木從繩繩舒卷而克正木堅貞而有憑杞梓
未分規矩假之以冥立斧斤斯運曲直欺之而不能古人
以政有得失俗有廢興因納諫之善喻爲箴闕之明徵當
其懿匠員來瑰材旅進旣陳之以糾纏將加之以霜刃掌
握初縈綢繆忽振尋尺曳而愈出分銖算而底慎則椽之
橐橐旣砥平而履端伐之丁丁亦木開而委順則明正不
得不受曲直不得不容如獻替於百度宜啟沃於九重繩

墨之間既無違於目巧君臣之際固宜警其面從然則上
達四聰下延五諫比斯木之猶惑待斯繩而作限廣狹有
準短長無間自然巨川舟楫何虞沈潛之憂大厦棟梁不
貽壓覆之患有條不紊兮其功有餘舉直錯枉兮可以行
諸既爰究而爰度亦匪疾而匪徐向若置而不用藏而不
舒我有梓材坎坎之聲奚自我有剗剗恢恢之刃焉如裹
裹緒抽綿綿緼屬比朱絲之在琴瑟若飛沈之界山谷裁
成廊廟之器剖判陰陽之木自同弦直不爲絲棼匪專美
於成風之匠亦垂訓於背誕之君雖鱗皴異質臃腫多紋

金定三月二
卷之四十一
三
散作輪轅小大之宜不忒鑿爲戶牖毫釐之度斯分所以
喻審諤於後學昭輔弼於前文方今補袞惟勤和羹克正
契君臣以魚水以繩墨爲龜鏡則考殷宗披說命未若賡
歌於元聖

南蠻北狄同日朝見賦

以渡瀘款塞咸
造闕庭爲韻

我皇制百蠻以德澤刑八狄以威靈俾曠代之絕域同一
日而來庭則不叛不侵知遐邇之無外自南自北昭聲教
之永寧惟蠻也荒陬有倔强之號惟狄也絕漠有桀黠之
暴辭炎徼應感而偕來謝穹廬不期而兩造上乃御正殿

臨中區文物有耀聲明以殊小周王之賓肅慎卑漢后之
享單于於是卉服雲集旃裘風趨駿奔而遠無不屈磨至
而實繁有徒垂衣而朝三表自慚於制虜止戈爲武五月
孰矜其渡瀘百辟式瞻九儀以配寧有截而斯暢儼無譁
以相對獻琛盡禮雜彩服以和光蹶角展容望珠旒而欣
戴若非越荒徼踰紫塞則南同魚鼈安得仰龍章於舜年
北喻豺狼未可親獸舞於堯代是知歷寒鄉之感發欽百
度兮無闕忘沓障之蘄巖彰九區兮克咸聖上惟北辰之
位是纘匪南面之尊是滿窮髮斯服雕題無算仰天威以

懷柔化夷德爲悃款盛禮必具幽遐旣慕同寅協恭兮斯
親在遠如邇兮斯赴始差肩於著定之位終收跡於履絕
之路史臣書曰美異俗而同臻象斯華而合趣則昔有梯
山驟至航海徑渡無蠻狄入覲之遇

諫鼓賦

以聖帝之心渴
於聞過爲韻

先王懼五諫之或替恐四聰之有蔽爰立鼓於朝得爲邦
之制臣之擊也將宣補袞之誠君之聽焉是叶從繩之契
所以臨下國所以承上帝豈襲襲於金奏之間坎坎於宮
懸之際亦旣戒止居然可分契無私之路彰不諱之君猛

簾越越以特立直言蹇蹇而必聞聽其音知有譎而有諷
察其狀亦非鼓而非鼓借如明明哲后輔以賢佐懼德化
之失慮刑政之墮必佇斯音用補其過乃有閭閻之闕諤
諤如林或匪躬自致或造膝來箴叫帝閭而九重猶遠獻
工藝而一人且深於是伐茲鼙鼓殷爾雷聲氣作援枹雖
假下臣之手聲聞鼙纒終沃大君之心豈表識於作礪將
思度於如金誰謂再而衰響不可遏誰謂三而竭志由是
達防口之政多慚逆耳之言載渴列彼天居大音所儲志
惟勵乃仁則依於得夫賢掩善旌之所進箴於闕殊謗木

之所書自得與一言而戾止何必諧八音而樂胥方今堯舜在上伊臯爲政皇建極睿作聖而百官尙箴七臣猶諍用設之爲舊典亦表之爲新令念茲在茲是訓是彝藥石必納芻蕘不遺鼓也高懸寧不考而不擊君惟無過願歌之而舞之

履霜堅冰至賦

以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韻

霜之履兮白商應冰之堅兮元律分其履也結之寒露其堅也轟若長雲當萬物始挫之時降於青女及六尺凝寒之日可薦明君信履微而知著宜布象於前聞乃若歲如

何其夜亦秋止稜稜稍結兢兢未履漸皚皚於葛屨之下
將皎皎於玉壺之裏雖嚴凝作氣必納於輿人而愴淒動
容先感於君子此謂履霜之始暨夫變化無朕堅剛有期
律移緹幕之候辰當黑帝之司由是璀璨無積清明自持
則豐山古鐘不舂容而鳴矣鄴臺舊井可皎潔而藏之此
所謂堅冰之時也霜之飛兮至微冰之潔兮自保所以通
變其德所以馴致其道畜峨峨之色且寒於長河改霸霸
之光寧留於勁草凝冷兮漸滋積素兮斯瞰始落金波之
上有助其明終藏陰室之中不欺於闇冰因乎厚地霜本

乎高天何質變而增勵何節窮而更妍亦由洪因織起高
以下先投一跡而千里路極覆一簣而九仞功宣則求已
者知霜冰之言理有漸周身者知霜冰之防於未然固宜
研精屑屑覃思乾乾豈翫蒹葭蒼蒼之色鑿山谷冲冲之
堅哉士有錯綜文房琢磨儒術以修辭爲履霜也不同于
豺祭之辰以干祿爲堅冰也不同于狐聽之日願察言而
觀行儻循名而責實况乃良牧煌煌近天子光引凝陰之
義爲勸學之方則因卑致崇匪一朝一夕爲大於細在日
就月將然後知作者之微旨嘉言孔彰

弋不射宿賦

以君子仁及
飛鳥爲韻

禽之生兮擇其翔集弋爲藝兮修其決拾飛則騁伎或雕
俎是求宿必表仁亦良弓用戢無欺其處闡必濟其不及
豈憚殺而爲心將好生而是急當其白日旣曛皎月纔分
斂翮爭萃來巢有羣同在籠之無見雖驚弦而不聞豈不
知翦其羽飾旌旗之靡靡裂其肉成炮炙之紛紛蓋以忘
機爲心方同海上之子俯窺見害奚恃太平之君四鏃旣
藏六鈞遂昭物則咸若德用不擾三驅之禮未宏五犯之
仁爲小蒲且希伎自貫於青雲哲族設官爰射乎妖鳥豈

以窺城上之烏棲，殞月中之鵲繞。至道在茲，懷仁有歸。恩同於解網，戒比於合圍。且以順行而蒐寧，恨於風毛雨血。當夕而殞奚思於不鳴，不飛諒身翦而知懼。實羽族之有依，我思古人聿求夫子。蓄矍相之藝，不發於非時。當山梁之求，必資乎順理。從禽之禮，斯得夜獵之夫。多恥物既全，諸真藝亦藏。諸身則知率是道也。在博施於仁。

被褐懷玉賦

以君子藏器待時爲韻

玉者貴而絕倫，褐者賤而無文。何秘質之用晦，空寔懷而不分。蓋以潛錯落，蓄氛氳。善價斯待，韞光莫聞。詎見識於

和氏而包羞乎楚君當其組織初成彌縫已備馬褐同色
牛衣齊類徒觀代藍縷配顛顛爲卒歲之資有禦寒之利
殊不知雪影斯積冰光所萃溫潤潛潁特達藏器自同韞
匱之深莫發連城之貴青蠅欲點礙羽翼而却還白虹始
騰隔領袖而猶秘是知玉人獲也用之而彰褐父得也舍
之則藏外不婁而不曳中如璧而如璋隨於人誰謂莫脛
映於禮乍若凝肪自有同夫韞石亦何虞於越鄉我亦思
古人展矣君子旣效此而比德亦念茲而行已固將匿彩
於圭瓚合音於宮徵懼秦趙之奪我則掩荆山之輝恥虞

號之爭我則藏垂棘之美宜乎琢磨是賴清貞勿改映胸襟而發光雜山水而騰彩成器而服之無斲開衽而沽諸有待信可以價奔衆珍名高四海然後被其惡衣懷以待時有老氏之誠無司城之辭苟釋褐之茲始當獻玉而無疑

燕王市駿骨賦

以求骨於好騏驥雲集爲韻

昔燕王思良馬以扶輶搜揚未獲寤寐而求以爲激貪可以動物明誠可以感幽乃市乎死駿之骨比飛黃與驂騑則有權奇之類倜儻之儔旣淪精於一代理朽骨於千秋

甘委土以從棄忽兼金而見留爾其愜意如生沈吟未歇
朔風至若聞其激揚纖塵飛想見其滅沒用已息於躡影
狀猶存乎挾月匪充貨賄殊巨象之焚身不薦宗祧異立
龜之祀骨嗟夫君之愛彼彼竟奚爲雖云力則無展儻亦
魂而有知恩實殊常誠所謂汗血而匪恨生如可再思所
願肉骨以效奇旣而視同龜玉之珍藏諸韞櫝之與衆旣
美其惟一孰不從其所好於是不遠而致賁然來思競選
奇而往矣爭簡異而歸之迭進騶裒爭呈秀騏包在垆於
魯頌掩食場於周詩豈非結之以志感之以類寸誠式乎

片骨罔棄不降階而出身果鱗集而麋至詎比夫虞公復
諫竟貪屈產之良漢武勞師遠取大宛之驥乃知市骨以
來駿馬則其至成羣築臺而尊郭隗則其從如雲骨何施
焉姑明好駿之意隗未足也且表樂賢之君至矣哉可垂
規於典墳國家皇極立洪勳集安輪之聘尚無斃側席之
求如不及儻駿骨之已收欲騰驥而見繫

擲地金聲賦

以辭賦高亮可
振金聲爲韻

文含逸韻金有英聲苟操觚而盡妙同擲地而若驚五色
相宣諒卷懷而得其瓌麗三品作貢叶攘腕而發其鏗錚

信一言之炫耀爲百代之光榮當其孫氏能文天台作賦
眇眇神邁悠悠精鶩發翠屏之藻思揆赤城之麗句旣窮
嵩嶽之標復得華池之趣清韻秀出芳名獨步飄飄凌雲
之氣捧而必觀鈴鈴振策之聲擲之可喻亦旣成止居然
衆欽乃顧良友大誇詞林以爲其文蔚其旨深傳乎人間
已見斐然之麗擲諸地表必聞鏗爾之音郁郁眩目鏘鏘
動心豈比夫荆山抱玉披沙之金則知雜瓌寶於衆夥惟
金聲兮則可炫黼黻於英髦競文律以相高苟取譬於擊
地必先託於舍毫匪誇詡以自侈實麗則而不噍觀瓌璋

之變態想熒煌之獻狀聆之於耳疑委地而鏗鏘度之以
心在體物而瀏亮金之爲寶也可以受礪文之喻金也在
乎屬辭披彼丹心始叩音於寂寞臨乎素手同擲光而陸
離其價莫並其言可推經喻滿籟是則然矣字比懸市無
以尚之別有書圃斯追文房是徇慕綺靡之一擲思金聲
之載振所以興詠於上才而思齊於後進

重寸陰於尺璧賦

闕一百
十字

至若苦心無虧勵志罔移千里而笈是負三年而
圍不窺孫敬之戶長閑仲舒之幃畫垂冬映雪而無倦夜

聚螢而罔疲爾乃傾心葵藿屬目桑榆郊影不留於北陸
林光或改於東隅則尺璧可輕自可抵於烏鵲寸晷所重
恨難繫於白駒固在夫學如不及寧務夫執而不趨是知
務彼乾乾瞻其杲杲將以求雲霄之路亦以得青紫之道
自然被褐懷玉滿堂獲寶向若貴溫潤之姿賤荏苒之時
光收皎皎景失遲遲則如琢如磨未能保其瑜瑾一寒一
暑空見迫於崦嵫則知潤身之德將貽後學尚鄙滿籛之
金爰取沈河之璞况乎日就月將今是昨非六藝遠學所
以知微則捐谷之中自可棄其虹彩測圭之下實有愛於

烏輝別有功名未錄行古之躅時難再得嗟晚晚於扶桑
寶在不貪賤璘玢之如玉此大禹之所以成績得不述之
而自勗